

巧連珠
首部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400
Z849.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65

70

75

東文堂

陶公子投親

陶公子投親

巧連珠首部

京東文堂梓

惠濟橋被難

新刻連珠記鼓詞首部卷一

詩

到處為家到處居

絲弦冷人竟如何

曰 是非不入東風亭

說盡古今代奇書

第一回 投親

話說明朝成化年間山東出了一樁故事名為巧連珠听俺
道來山東兗州府蘭陵縣城西玉蘭村有莊官姓陶名蒙字
表俊卿曾孝廉官居御史只為子宮缺少夫人和氏吃齋念
佛廣積陰德到四十二歲上生得一子名為景虞小子夢珠
生他時節和氏夢一道姑手擎一根紅絲穿連五顆明珠交
与和氏說道這桂珠兒原是目下老人五百年前遭過的為



你好善心城貼有貧僧送你作傳世之室好人收藏及至驪
未產生景虞因此小字喚做夢珠生得眉清目秀貌似蓮花
俊卿愛如至寶五六歲時讀必李字照的過人到十三歲上
就会本不讀李問通天扯地跟他師付考進了紫首身入狂門
這也不表單况俊卿在京做御史時與一家御史林耿山係
河南府洛陽縣人同朝做官意氣甚好知他有一女就愛將
結亲陶御史以宝物石魚氣陣為聘林御史以玉鑲的水晶
代和為回聘兩家結為婚姻後來林耿山以做上罢職陶御
史亦告病还家見兒子長成有心与他完婚只因路途遙遠
不便因叫家人陶儀備行李馬匹自他上洛陽找亲景虞
平日最喜陶儀會酒不守本分待我本族不願叫他前去但

別个死人只得叫他跟友病地身時夫人和氏將水晶帶和
与景虞係在貼身汗衫裡边說道珠兒你分上洛陽投亲為
婿還有活兒囑咐与你

這才是夫人和氏坐堂樓 对看那景虞芝頭旋根由
想当日你父在京把官做 唯与那林家御史意氣投
也是俗兩家愛將将亲許 彼一時各將宝物把聘角
咱將那石魚扇喚為緣定 他与咱金鑲水晶一帶鈎
現住在汴梁省城河南府 就是那洛陽縣內城裡頭
我的兒山高路远投亲去 須知道子行千里母担憂
路途上行李馬匹須省意 四外的山水景物共闲遊
你犯有早宿客店晚上路 再想有芦林防賊莫遲埃

千萬的休貪酒來休在性 斷不要去到烟花存下流
你若是回來但得早一日 也看的為外在家刀般愁
這景虞答應一聲我知道 尋了声父母寬心多免憂
只見他恭人敬人施一礼 迈脚步客人遊人下堂樓
陶御史隨後跟到大門外 他叫過家人陶執說根由
話說陶御史跟到大門以外說道陶執說皮套裡邊有銀子
二百兩到在洛明治九獅錦線表孔拾到林府尋你大叔成
亲之后一乘駝轿將新人搬回山東公乃大北之年你六只
還要上京趕考不可有誤陶執答道老谷請回小人犯下了
這御史囑咐已畢回府去 陶景虞服安上了馬能行
妾時三里潤過陰關道 頃刻間十里離了短長亭

沿路上楊柳千條不係馬 又見那四蹄絕登快如風
陶公子心猿意馬難收住 恨不能一步來到洛陽城
不住的策馬柳下往前走 急忙人敢動金鐵關山東
正是他曉行夜住奔古道 趕到了這城又盼那一程
走了些多人少人村合店 走了些高人低人路不平
一路上逢水想地桃源洞 登高山一心遊是連峽峰
是怎玄巫峽牙有神異去 總不見桃源出連林姑逆
遠望見猿猴摘跳山果 近看有米鹿腳花映青松
還有那並頭蓮上苑央戲 可喜的比自魚兒恋水情
愛杀人双入胡蝶穿花徑 松林裡樹人不住叫黃鸝
这正是日華老翠千堆錦 一天上彩云當空五色明

小公子一路風景玩不
 真正是長垣路接黃池地
 黃河水滾人一派風浪地
 這一日公子過了柳園口
 主仆賦萬盛鎮上宿一晚
 姑說公子來到惠濟桥上
 能前進就投宿店歇息
 人睡熟就去花街柳巷
 西至未到店中逢人就罵
 馬下出的店房指定陶能
 野

你着他穿州過府那消停
 果杰的蕭器烟柳尚開明
 就是那南來北往堆不京
 他順自大道一直進了京
 堆料想惠濟橋上有幾景
 一陣子小雨不
 不守本分見主
 大醉取剛
 手想
 在此發

陶景虞一手就將馬卡提
 可惡的奴才不在店中坐
 酒樓上吃得寶等神人醉
 乎空裡行凶打人无道理
 這陶能聞听不住哈人笑
 我看這惠濟桥上大熱鬧
 即便身炬花柳巷與我走
 先吃他二盞頂上魚肚白
 還有那五香玉蒲都美口
 今日裡吃的不醉人說醉
 重明公要知后来端的事

他把那陶能連人罵几声
 不知你可上那里去胡行
 我看你敬在此間發了威
 真美的胆大色天了不成
 他說道相公莫又閑事侍
 不論他何處與俺去胡行
 這白那美酒便去吃几盞
 去后来再吃一盤竹葉青
 這行時再吃三碗狀元紅
 怎么不打他伯的狗彘種
 且听看下回书中說分明

詩 江海相逢客恨多 秋風葉落洞塵波

曰 酒醉夜別淮明中 夜照高樓一曲歌

第二回 渡橋

閑言少叙書歸本傳話說陶能言道公子云門休得受我
人前逞逞威风打傷人命自有我去呈當公子聞听此言不
由的冲人大怒

陶公子心中不由怒冲人 把陶能一脚蹄倒地流平

这正是人善此就山易倒 兆関白公子他那力量宏

拿起來下子泊人往下打 浑身上打的青紅難忍疼

这陶能此時他才醒了酒 只見他口内哀告不绝声

有店裏走上前來把店助 这公子暗人他才活死名

一轉身回入店房安歇去 不大想陶能怀恨在心中

今日晚他就安下不良意 五更裡天色未明就登呈

准通看公子一時出了店 他可才拔安上了馬能行

过去了惠渚橋頭回下望 但看見满天星人黑連人

大約有离橋走了四十里 这公子一陣只忧心内哀

喊陶能樹住馬頭一声喊 唏的那公子一在落能行

陶景虞翻身跳下能行馬 被陶能將他按在地流乎

他把那靴帽衣衫都剥去 解下了馬韁繩來捆相公

柳林裡捆住公子陶景虞 急忙人拿過下子说一声

昨一日老谷吃醉被你打 到如今还是只亮洋身疼

此一時你也犯在我的手 咱二人前後姓月算个凌

你把我打一十来我知信 英来是叫你一命活不成
说首说漫颠往下只爱打 你看他无恩无义下绝情
这才是猛虎失时被大叫 真来的狸猫倒运扇欺凌
若要是南海观音不救苦 谁去请西方太白李金星
眼下裡那马却有要主意 跪上前一口咬住贼陶能
这陶能被马咬住丢闲手 他可才扳安上了马能行
又只见马不走来加下打 无奈何咆哮一声走如风
今日裡家人拐去能行马 准備有一时哭坏陶相公
眼望自家乡不住流痛泪 想起了爹外一阵痛伤情
哭了声爹人在家那知晓 叫了声外亲在堂不知情
这可要上天之高死有路 又到母入地死门大放声

你只说命兒投亲洛阴去 坦人杰一主一仆离山東
谁知道惠洛桥上遭了雨 贼陶能他去吃酒又行凶
不由的一陣怒氣責打他 那狗才怀恨便把血心更
柳林下却那行李与大马 好恨心剥去衣衫捆不松
拿玳来无悻下子往下打 就是受苦那里敢作声
只说是洛明投亲有好处 谁知道遭难又在路途
我的那衣衫靴帽被他拐 幸而的单曲汗衫紧贴朋
眼前裡水晶带扣虽杰在 可惜的並头兜央配不成
今日裡有家也是难回去 即便曼抽翅难飞洛阴城
陶景虞哭人啼人多一会 又只见東方现出大明星
最喜的日出便有行人走 漫南方来了尼姑叫普明

这公子看见不住忙叫苦 这普明抬头一观吃一惊
口念在问弥犯又往前走 急忙人上前解河一条绳

柳林内放下一位陶公子 你看他大發慈悲问一声

话说尼姑普明将公子救起遂将家鄉姓名投亲遭劫之事
说了一遍尼道我就在洛阴城東巷去巷居住適逢怀夢府

原武县探母回未我这衣搭裡边现有鞋帽道袍穿在身上
認為布付題我洛阴前去你意下如何

这才是普明说罢有传话 柳林下羞怀公子陶家男

只见他恭身施礼谢又谢 等不声师付在上听我言

谁不知如来佛的法量天 谁不知观音菩薩渡魚船

师付呀你今救我这一难 急為子終身不忘恩如山

有尼僧即忙解開那行李 陶公子穿上一件道袍衫

偏人的鞋帽衣服都可体 将头上又便一个罗帕纏

原來真儒家弟子入佛院 起了个法名就叫陶宝蓮

送今后忽依师造洛阴去 他二人夜住院了有三天

那一日来到一座蘇家寨 乱烘人一群如女團和荷

也有那老的老来少的少 只见那高人低人不一般

还有那醉的醉来俊的俊 有几个胖瘦不均站面前

哨见了淑女窈窕金莲小 原來的擲大臉醉是了坏

忽恁间对门走出裙釵女 送容人他与公子把茶瑞

暗说这位菩薩好行善 陶公子伸手接过便胡言

修一个俊秀才子好女婿 必定是奇馬坐桥做高宸

说的那个女子不住抿嘴笑 只见他口总不言心喜欢
 那边厢又来一个小大姐 上前来坐在公子身裡边
 只见他右手摸公子面 又见他左手拍公子肩
 庵中人歪看住是把你抽 不住的口稱歸付拍戲玩
 向公子回答只說我不公 到惹的大姐他又把聆翻
 大姐說左看你好右看好 你的这細皮面白寔可怜
 若要是在上俗家一頂帽 便是个风流俊師美少年
 此一時却把公子看羞了 无奈向低頭不語弄衣衫
 这若是忠怕看出有破市 起身来引首公子上正南
 論來身要玄还得好几日 但看是略塵埃的不耐煩
 急忙入兩步並成一地步 登時之間來到这坐慈雲庵

庵內的师兄师弟来迎接 还有个徒弟名字叫宝莲
 这普明進庵坐在神堂內 小道姑宝莲上前问一箇
 师付听来的他是那一个 真来是眉清目秀非尋常
 老普明口裡不敢吐真相 你看他嘴边不亮犯了难
 这是我穿上衣来一徒弟 我给他起的法名叫宝莲
 小道姑本是一个聰明女 早已的教秀其中巧机因
 要知道后来一切端的爭 且听有下回公程说根源
 为 朝辞白帝彩云间 西望江陵一日还
 白 两岸猿声啼不住 姪女采莲万重山

第三回 庵遇

闲言少叙玄归正传上回公说的 是小道姑香莲参透了凡

謝知那公子原是男不是一女不查的滿心欢喜他味暗
自想道

倘太是宝莲住上三五日

我与他定作一对並頭蓮

到晚間重僧各自全睡去

小香莲一直过去凌宝莲

叫一声弟隨我后边卧

那裡國難僻靜又活的闲

咱二人睡下和你快人道

就在那观音莲台有放船

李一李童子他去拜大士

看一看珍珠又去伺提藤

那是節与我对人筆法狂

试一试你的本事全不全

这普明只是猫頭說不尽

為痴付今夜和他有灯情

小道始无计奈何回房去

这普明又与公子說根原

恁云庵本是道姑法淨院

那裡的容作俊卿美少年

千万的在此切莫雲英相

只因得他们正在少年间

小相公你切在此住几月

到明天我叫他们去化緣

把銀子给你湊上十数兩

治辦下一身鞋帽合夜衫

那是節你往洛陽投亲去

你到那林府投亲何何难

咱景虞答应一声說知道

小徒見堪等痴付金石言

咱這裡按下此处且不表

再提个御史大人林歇山

话说洛陽林歇山係進士出身在京做西台御史耿直做上

蔡文回家享寿七年餘福就下世去了兩生一男一女男名

林茂鳳佳公名難雅必活納了京益女兒名叫蔡英小字月

珠評配陶門生兒聰明性好文才由五六米根他父蔡英字

后宗手不釋卷无必不讀成了一个女能字女菱之后方習

針拈拈花刺綉別樣精工及至去春十五更覺薄平嬌百媚
真个有閉月羞花之貌况魚落雁之容这也不講單說素英
的母亲平氏有恙服藥不效素英有心到慈云庵中寺裡拜
待一日清枝早起真过父亲又命于下了环名叫花鈴吟附
家人林用酒餽勒馬再到庵中通知尼姑普明代办果品供
献回来同使把身素英白上綉綉梳洗去了

好一个千金小姐名素英 真是他才貌双全无比倫
本来说是聪明伶俐天生就 尚腹裡解字能诗又能文
爱采人幽间莫等世間少 他也能顺事喝堂有孝心
只為的母亲一身有了病 他可才立心拜待上慈云
分付声外边快忙顿修持 又到他堂前禀過老母亲

款金莲猶收打粉面梳去 急忙人又喚手下使用人
小了环花鈴搦过洗臉水 你看他放在盆架正中心
又见他十指尖人挽受第 金和八个戒指排的勻
嗟啦人双手捧起金生欵 他可才洗人面上污土坐
可将那縐紗汗巾能取过 撮一撮臉上汪的水淋漓
白在人象牙梳子拿在手 析開了乌云垂系髮兩根
但只見左梳左挽盤龍戲 但只見右梳右挽水磨云
巧打扮前梳昭君抱琵琶 后梳有大王一裝亂点兵
面皮扇梳的三番云透就 正中間極隋海馬去朝云
还梳的周外百鳥來朝凤 代一系菊花正人狸頂門
右代有珍珠瑪瑙現光明

上代有翡翠對人精工巧
 后進台集云藏屋係紅殘
 還有那南京官料搽了面
 還有那桃紅胭脂点唇尖
 柳葉眉不曾打滂如秋月
 杏子眼一圓秋波衆精神
 兩耳邊玲瓏環了垂人定
 茅手內崩仙桃占宜釵金
 金銀的戒指他也不多代
 只說那時梳篦香粧玉笋

小手兒光又白 小指兒細又長
 提鑰匙响叮當
 打開櫃門人箱 拿出一套好衣裳

內穿色英当素良紅絮袄
 外穿布青帳風織就盤金
 葵一朱百花裙五色砌就
 裡邊上似全是海馬朝云
 束一根通系代令排齊件
 有翅勝表香代姿安可人
 扎一付花植腿織就錦邊
 內裡力俱全是蒲射射心

纏兩根兜央代子录芒俊
 俱都是好匠人織就斜文
 穿一双紅綉鞋剛人三寸
 扎一對海棠花上落窠蜂
 鞋尖上打兩朶水江滅英
 走一步战威人寔是影人
 小高低鍬宗大內有縣杯
 走一步底的見朵人金蓮
 真果是小姐搽粉天仙俊
 他又將縐紗汗巾掣一双
 上边廂紅綉綾緞來獻果
 紫對着录綉梧桐落鳳凰
 若非是天上織女來織就
 一宜是海工佳客綉元堂
 錦囊中抽出一把白綾扇
 用手兒展開人如月一圓
 只見那並頭仙花上面寫
 又見那並頭蓮下兜央眼
 有几个金蓮玉女画的俊
 咲嘻人一各前去赶花紅
 那一面却是自頭春青怨
 還有那触景感怀訪一蒲

后根首小款本是林素真 这一位佳人才貌十分全
眼看着宝监石鱼一扇随 他心裡欢人乐人上眉尖
林小姐放開一奩夢找鏡 好一似廣寒官裡出嫦娥
小了环花鈴打扮也齊備 他把那一炒擅香手內端
不久的慈云庵裡降香去 那一些人馬轿夫在門前
咱把这林府小姐且不表 再將那庵中普明說一齣
話說素真小姐要上慈云庵中拆禱着家人林用拏去一兩
良子先到庵中說与普明叫他代办供物林用到庵即向普
明說知普明說偏不湊巧師弟向都出化湯去了少不得我
与新狀徒弟两个脩办支应叫時师徒两个脚忙手乱脩办
供献又囑咐宝蓮小心拏磬捧茶不可怠慢这且不表再說

家人林用回到府中稟過庵中供献即就伺候姑外降香小
如聞言說到門前伺候姑外立刻就把身起不知如何下回
分解

詩 乳鴨池塘水淺深 熟收天氣半晴陰

曰 東園載酒西園醉 摘盡枇杷一樹金

第四回降香

詩罷書接上本且說林小姐一声分付門前伺候姑外就要
起身

林小姐分付一畢抽起身 代領着了环金鈴下樓庭
就在那大門一裡上了轿 手拈着清香一股現了程
老家人林用與前引着路 后边廂又跟了环小花鈴

一心裡要上慈云庵廟去 但只見人馬驛夫出了城
 滿眼裡青枝綠葉松柏柳 池塘裡開的蓮花一片紅
 遠望着對人兜兜水戲 又見那双双蝴蝶入花叢
 這小姐无心玩賞路上景 原來是一心虔城到庵中
 慈云庵承家僧尼化緣去 忙坏了老尼師付一普明
 你看他連叫宝蓮來敲磬 他可才自己打鼓响咚人
 林小姐清香插在金炉内 只竟看香氣熏煞陶相公
 恭敬人上香一畢双夕跪 又穩人叩頭施礼拜神明
 只听見小姐百般來祷告 敲磬人站在一旁着的清
 小姐說小女住在河南府 我本來姓林祖居洛陽城
 我父亲名叫耿山下查云 現在的高堂母亲本姓平

還有我哥人林茂十八歲 我信女現名就叫林英
 只因着老母一身有了病 所以的左神保佑到庵中
 休叫他忽發熱來忽發冷 休叫他渾身酸來渾身疼
 千萬的使他立刻病体好 一定是滿斗焚香謝神灵
 林小姐說罢他还身來起 一旁裡跪下了坏小花鈴
 他說道祷告人人多祷告 祷告着观音老母在上听
 俺姑外今年青春十六歲 許与那山東袁州陶相公
 現如今正宜婚配不來娶 辜負了姑外花開一朵紅
 望菩薩又有靈來又有驗 乞老母大發慈悲显神灵
 佛冥前立刻敲助的神牌 蓮台上当下跪自桃景虞
 白云中伸出兩隻聖人手 使上個靈驗發鬼到山東

倘若遇我姑爷到此地
这一个浩人功德原无量
林小姐听的了环一些话
粉面上一阵害羞日发侈
只见他敲磬不听磬声响
这普明一旁站着干发燥
这才是观音老母坐莲台
想必是左边童子迷了路
小花铃急忙上前说一声
一伸手夺过磬钟照头打
幸亏了公子颈皮长的厚
却沒有敲破耳出鲜血来

那時節合俺姑外把亲成
不住的阿弥陀佛念几声
不由的自羞自惭面通紅
看呆了山東袁州陶相公
果杰是好相一个迷瞪僧
恼坏了了环花铃動无名
月裡的嫦娥他可降香來
惹的那右边玉女心内焦
小道姑發恁外的付玄呆
只听的光咄一声省了取

林小姐此時不同他們事
上前去又将簽筒忙奉起
寫的上人言詞多吉利
这小姐看罢知道无妨碍
一旁裡椅上方才落下坐
他這裡紅袖高堆伸玉笋
口內的丁香舌兒犹未吐
林小姐端过盃來把茶飲
他說道二八娇女美貌稀
腦后边双垂燕尾尖人絀
兩鬢边得捕几朵羊脂玉

自碩的牵日眼睛把頭抬
只見他搖動灵簷落塵埃
又寫着近神接福更退災
哄吟柳眉泛此展放的開
陶公子上前端過茶一杯
雪白的十指尖人接过來
笑見他芙蓉小口牙四五
陶公子仔細端詳女裙釵
看見他水沫烏云正容杏
耳墜着寶石遠环新翠滴
雪映的代兩桃花堆面皮

碎玉的良牙不露朱唇小
 冰令人秋波杏目土城媚
 愛杀人腰携巫山云 段
 下悬有裙拖六幅湘冰狼
 尖生人金过三寸还未滿
 上綉有蝴蝶奔上海棠枝
 手拿看消金一把香搖扇
 扇下的墮兒不往跳宝魚
 咱這裡漫說幾如傾城笑
 休提記自古亡國女脂娟
 莫說那昭君文君怎公模
 就是那南城西施代何如
 連環計可比汗朝貂婁女
 不亞于鴛鴦降香月沉西
 好比就月裡姮娥降宮長
 恰似那王母娘人下瑤池
 看來的就是一尊活菩薩
 好不代喜环奩巾小沙尼
 暗說道小生若得此女配
 可算是郎才女貌好夫妻
 總然是相隔千山共萬水
 即便是投在洛陽也等值

好一个如花似玉林小姐
 直來的聰明伶俐世无敵
 今拜裡对面結髮人自在
 眼前的滴亲夫主那裡知
 恁不想為你前來捧茶水
 這正甚夫為妻綱顛倒提
 陶公子心中不由犯思想
 林小姐將茶吃透已多時
 陶公子一見慌忙接过盞
 却相那有話欲說笑喜人
 話說小姐將茶吃透公子接盞又吃一杯小姐說不用了公
 子笑吟吟說道示双不成對菩薩吃个担盞現小姐接过
 又飲了一杯面喜容公子指定觀小姐手指戒指說道菩薩
 施舍小尼一个何如小姐道這也不是罕見之物鬼愛你就
 摸个去公子聞言就伸手摸了一个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詩 若昔生前匪 含挑落小園 春心自揮蕩

曰 百舌更多宮

第五回 捧茶

且說公子聞言就伸手攬了一個花鈴在旁說道牙兒見恁這尼姑肯騙人公子說我騙誰來花鈴道騙俺姑外公子道我与恁姑外捧茶捧水不騙恁姑外難道說騙恁了环不成花鈴道你怎能騙我公子道只怕有个時候想叫我騙我还不要騙你丫环哩小姐听公子說話有些齒利便抬玳頭來將公子上下打量一番

說玳這林家小姐名素真 你看他上下打量小尼僧 暗誇道天誕飽滿生的好 真是箇似蓮花長的精

一派裡眉又清來目又秀 但見他牙五碎玉口唇紅 又搭上伶牙俐齒會說話 可愛的心灵舌巧屬他話 也不知他是誰家巧女子 緣何的流落慈云在庵中 林小姐此時心中疑悶 他又罢普明叫過問一聲 我問你後兒香蓮那去了 是怎么这个師付好面生 問一問他是誰家令徒弟 不知他俗家姓甚何法名 這才是普明見問回言道 奪了声音蓮洗耳听分明 小徒兒香蓮今日回家去 原來是探望的父進洛城 這一个小僧他是新來的 他可才一十五歲法年輕 不素是俗家姓壯人緣女 玳就的宝蓮便是他清名 我的那重家師弟化緣去 所以才独我与他在庵中

論他的年紀虽小学問大 習就的詩詞歌賦好才情
若要是菩薩不信当面試 汗朝裡子建也沒他的能

这小姐听了普明這句話 即忙欠点手喚过宝蓮僧

且說小姐聞听普明之言將公子喚到面前說道你師你說

你詩文皆通这是我的扇子一把上面我的詩句你依原韵

和上一首若是好詩送你金簪一根公子接过看了一遍說

道和詩這有何難只見上寫着

一 采花開雨采鮮 藕絲相結同心緣

但隨魚水結和夫 不向平林依瑞蓮

后寫洛陽林素貞融景感題

公子看罢點頭歎念心下早已明白一面研墨一面暗說道

小姐高才也他說魚水結和是開切俺兩家結亲的宝蓮又

說不向平林依瑞蓮是怨我不林府投亲小姐呀小姐你怎

知我如今現在庵中對面如同陌路俺不免也將此意色到

詩句裡边看他作何光景公子提笔來登時和詩一首通

与林小姐人人秋波内開仔細觀看上号有

一樣風流一樣鮮 自緣对面不相緣

觀音菩薩蓮台下 魚水陶和依宝蓮

后寫宝蓮小尼姑奉和菩薩錦綉編

林小姐口中念有三五遍 那裡他看透其中巧机關

但見他風流俊俏詞句好 不覺的白看日爱心喜欢

只对看普明連人又誇獎 即刻裡增了一根風頭簪

這公子雙手接過稱又謝 指定了寶盜石魚說一番
且說公子得了金簪謝過小姐故意又措扇障說道迎面將
這寶盜石魚也送了小尼黑小姐未及回答花令便接口說
道這寶魚是我姑爺家定親之物是不是又未日騙這個你
却不能公子聞言道將汗衫裡邊水晶帶扣亮了一亮說道
俺也有西音之寶那個愛見恁的說罷仍忒藏在懷裡躲向
后為屏裡去了林小姐只落得將他看了一眼並沒得問他
一声有人再三換他公子只是不肯出來小姐无奈只得告
辭而回

小姐告辭去
在京定婚姻

只是尋在心

帶却无家宝

我父亲与那陶府作回聘 今一日為何流落出家人
一路上思以前未想人后 滿心裡石裏轉轉自說音
說有說駝夫拾玳瑁的快 慈云庵喜不山東投亲人
陶公子方才回到后屏裡 只覺有滿怀得意自思忖
我的那岳父取山下世去 原來是阴阴相隔不知聞
只為的岳母一身有了病 所以的林氏小姐進庵門
贈了我金簪一支銀戒指 又与他作詩共語喜柔入
我就把水晶代扣亮一亮 大約有闕坏林氏女釵裙
正是這公子不住閑思想 又想那普明上前說一番
話說普明回到后屏向公子闢了一遍說道今日可便宜你
些公子說在自己老婆面前捧茶捧水也不十分相宜普明

說相應也罷不相應也罷拿過鈔兒簪兒我進城当了好与
你治買靴帽衣衫進林府投亲公子闻言双手捧過普明看
了看出門去了公子自己坐在后屏久等不來心上悶倦便
隱几而卧

这才是人逢喜事情神來 真來是問上心來可睡多
一時間公子幸面令人眼 不覺的悠人一夢到南柯
夢見个媽人急人從外至 只見他手中拿着一疋罗
口人裡声人說是他要買 陶公子夢中只是巧推打
說道是我分死有錢合少 為什麼能買你的这疋罗
媽人說你說死个我不信 急忙人上前就向怀中換
用手見解下一个水晶扣 劈面來投給公子一疋罗

这媽人抽身出門去的快
一霎是赶到一坐花園裡
看年紀大約不過十五六
咲吟人上前一把來柳住
公才說有个媽人死道理
奪去了我的水晶玉帶扣
我的那帶扣原隻死價宝

陶公子用手扯住又去奪
忽杰問亭上走出一女娥
一派の典雅溫柔俊俏多
他問道相公你是為什麼
他不該青天白日檢尋我
拋与我這個一疋真罗
况係有千里姻緣非小可
且所有下回書裡再令說

詩 愁人夜独傷 滅烛卧蘭房 抵恐多情月
日 旋来照妾牀

且說公子言道我的帶扣爭个无價之宝姻緣相則豈同小
可如何能舍呢

他若是今朝搶去不給俺 俺二人必下干休把氣各
這佳人拉在人拉來陪哄 相公你如今娶錯要就錯
原來是相公前世欠我債 理應該今生今世談還我
我母亲誰你水晶玉帶扣 送今后把賬一算全勾消
若要見閑係千里姻緣手 小奴家情願嫁你意如何
再三的扯有公子不丟手 当胸中素人纏住一疋髮
陶公子夢中用力只一掙 却在那方桌面上把頭磕
急令人惊醒原來是一夢 細看來此夢凶少吉祥多
正是那公子思想好夢景 又見那普明進來笑呵人

且說尼姑普明回來手擎一个包袱滿面代笑說道个今日
这本是意事見是我一進洛陽城就給子一張當票上面也
不知当的吓及到店中將金簪長鈿換成錢文我取票兒叫
明掌櫃的一念他說是緞巾一頂朝靴一對花鞋一双宝蓋
素絲一条白綾衫兒一件紅羅衫兒一件葢袖小衣条金扇
一把手幅一双方白布有单包反共当良四刃正是欢喜不
尽本利弄明称与他四刃二錢良回出來首了良子又省了
工夫恰亦又甚全美妥當豈不是个快事公子打開一看言
道師傅这件匕全是我报亲衣服在行李裡边全是家人陶
能拐來当在此處不知狗才如今还在这里没有普明說你
也不必尋他連匕換了衣帽進城投亲去哭

普明僧說罢前后一夕話
 立遣首開公子去收了
 他將那一領偏衫方履下
 從新的又換一件素罗裳
 上下的俊巾鞋靴穿代好
 輕飄飄白綾襯衣口胸腔
 可体的紅罗衫子藍系係
 還有那手幅袖七扇飄揚
 这才是僧家又还俗家樣
 走上前拜过尼姑出单堂
 迈開龍行虎步他往前走
 望見那路旁一帶柳垂柳
 忽听的喜省友頤墜七叫
 音韻七青呼抱枝弄笙篁
 臨花徑陣七春風迎人面
 喜致七相倚吐氣奔洛城
 陶公子远七望見城一座
 不多時前行又到東關座
 來在人家門前那歇一歇
 從里边跑出一个小兒郎
 小兒郎出來只是笑發口
 拉住了陶家公子叫達人

這公子一時覺得沒意思
 急忙孤兩銀木一大的
 門里迈他的娘亲低声罵
 口了声无眼睛的小牢拉
 擎着那細水白麩喂自你
 七也就不管是誰叫蓮花
 跳達七好相一个黑汗腿
 人家的面上看自似支花
 你若是有这个好達七
 我也就不叫你这里瓊灰
 陶公子聞听此言吞声咲
 但不知那边可是岳父家
 一轉身却來洋常進城去
 有心代逢人開口問一問
 偏遇省一位老者七十八
 手擎省拐子又把線來拐
 可七的他那耳聾眼又花
 這公子上前作揖称老公
 老公言這拐線兒拐的松
 公子說個人家在那里
 老公說陳花難紡費力氣
 公子言人兒可怪多胡塗

連珠記首部

卷一

二十

老公說緣好多方見媳婦

公子說老公你的兒朵肯

老公說晝夜去紡不進睡

公子見他打岔知是耳聾走進前來大聲說道我問林御史
在那里住老公所得說御史二字言道呵你問他底在南
門里路西第一家門上有御史牌匾老原來又錯听一字公
子問的是林御史他錯听是云御史這洛陽城里原有个云
御史現任在京只爲去江南安民家着不曾还任夫人罗氏
也生得一男一女年方十歲女兒素英小字綉珠男子云宵
一十六歲女兒尋過女婿傷了現今无有对門占卦言他命
利于年迈所以年至二十八婚姻未定云御史進京之時原
由他擇至家中伺候音信却不想這老兒一付聾耳朵就把

公子送

到雲府來了

寔則是堤哄老公多打岔 他只是望風扑影又準音
因爲首音同多有字不同 听見个林字他就当作林
陶公子信以爲准拱手去 你看他穿街过巷到南門
路西里果有一家新鄉宦 門上边現有御史牌匾存
門房里坐首一个老官家 他的那兩耳又是听不真
這公子迈步走進門房里 这才是投亲人問啟門人
這且說陶公子走進門房問道这是御史林老爷的府舍么
那官家所問的是御史就把个林家的字摸过去当城是云
說道是便是問他何事公子道煩你傳稟一声就說山東宛

州府蘭陵景陶公子前來投親管家聞言說道我從沒聽說山東有這門亲戚公子說想是你新近來的不曉得听我問你說來

公子回言道 長家你所知 老谷你所知 長家你所知 在京中同作做御史愛好 他二人親自又把親來提 你只管快亡傳到里边去 老夫人所說揣知這亲戚 管家的聞言卽速往里走 他心中只是半信又半疑 來到了堂樓上下止住步 叫了声太亡報了这事机 山東省有家公了把親認 時爲的敬稟太太你得知 且說管門的走進后宅堂以上以下站住高叫以一声老太 七那雲老夫人正尙女兒翠英言語听的人叫走近門前說

管門的你有何事把門的言山東兗州府蘭縣有个陶公子前來唱府投親夫人言咱府並沒這門亲戚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現有詩曰

聞歡下揚州 相送楚山頭 探手抱腰看 江水斷不流

第七回誤投亲戚

閑言句開書接上本且說夫人听得管家之言遂答道咱府並沒有這門亲戚你家姑娘年一十六歲尙在待字又不曾与人家聯婚那知有姓陶姓姚只怕是他誤投了門戶否則是你問上一問把門的道他亲口問我雲御史老翁小人那里敢上此人也曾說過沒有這門亲戚那人答道他父亲在

目提采他又錯听是新近結亲又道那陶公子叫小人傅稟
 太七自有分明怎么太七也不明白老太七老夫人尋思一
 會說道你老翁上京時原說与你姑娘擇婿想在京定了这
 門亲事你去問他三媒六証有何凭句把問言去了不多時
 回來手持一个水晶代扣進于夫人

老家人傳过水晶一帶扣 对台那太七有言把話明
 方老才可奴前去七問他 七言道原來不曾有媒紅
 只因自彼此兩家丙愛好 丙下里各贈奇宝作对証
 他曾咱宝益石魚係扇陞 咱回他玉鑲代扣是水晶
 老夫人問听此言細看宝 你看他对自女兒言一声

咱家里並無宝扣水晶帶 也不知何處得來贈山東
 你投亲既然在京把亲定 是怎么却无京報到門庭
 門前里現有山東陶公子 此一時可叫為娘怎調停
 旁边里翠英小姐回言道 我的那母亲不必疑心生
 这玉扣想是君七在京買 大約自亲事原來新近訂
 我父亲在京御史事煩瑣 想來了是未及這家中信
 常言之婚姻大事非小可 又誰敢胆大欺天來胡充
 小姐道母亲你沒再想我父亲官居御史威振京師誰有態
 心豹胆敢來詐亲夫人聞言暗七尋思言道我女兒只經去
 成正該昏配我就投亲之义請進府來看他才貌何如若是
 好的就將女兒配他主意已定了即問把門的聞言急忙七

奉命而去

家人奉命去

夫人下樓庭

喜事從天降

趨柔雲翠英

你看那小姐也將樓來下

他在这閃平以後側耳听

老太太來到客廳方站住

又只見二門走進陶相公

真來是龙行虎步貴人相

果然的風流端莊俊俏生

老太太一見便中了那意

喜欢七声七推氣代笑容

陶公子舉步來到客廳里

恭敬七扫地深七打一躬

老太太急忙回礼讓了坐

小家童用手端過茶兩盞

不多時茶罷夫人開言問

可不知什麼庄村有門庭

你的那家住那府並那縣

言一言相公你叫什麼名

言一言爹姓吓來姓娘吓

你今年青春可是多合少

果杰是什麼年月日星辰

卻是那何處結事亲可成

帶首那什麼行聘作媒紅

皆要是言的投了收下了

倘然的一字不投趕出庭

陶公子一听此言使一礼

他把那岳母連七口内称

小生的家住兗州蓋陵縣

本來是玉蘭村里有門庭

我父亲姓陶母亲是和氏

陶公子就是小婿真姓名

得亲年虛度一十零五冬

我本是二月朝花吉時生

咱兩家結亲原在京城內

現在的石魚宝扣作媒紅

路途上奔走跋涉受辛苦

好歹的千里投亲到洛城

陶公子從頭至尾說一扁

老太太開言又把吳婿称

吳婿呵咱金旣然協太晋

这一段姻緣亦是天配成

今日里門前乔客到官舍

看地來喜生門庭見光榮 小公子聞听此言說不敢
在下的愚魯无才何德行 我本是身居穴素一貧士
而今晚修卧東床愧乘龙 閃屏后杯小姐這雲翠英
看他那相貌好比潘安俊 想來是才性也如子建風
大抵是文章詞句高司馬 飄然的品格真不愧飛龍
又兼自氣度安閑言詞遜 可幸他風流俊秀正年轉
这才是无限深情快意事 雲小姐尽在默亡不言中
他可才欢天喜地同房去 老夫人客庭以里喚家童
这家人未在上前忙跪倒 言一声奶亡喚我何事情
夫人說將你姑爷送到東庭書院回來去請阴阳先生來論
說知得干是來福又有夫人言語將公子送到書館不多一

時又將阴阳先生老王請到客庭大人說我家門前前來投
亲先生看个黃道咭日好由我女兒拜成亲婿老王道取出
二位八字合合夫人道男命庚辰一十五歲二月初二日辰
時生女命巳卯一十六歲七月初七日卯時生細亡合來老
王一旁听的明白展開合昏書仔細觀看不知吉凶何如再
看下回分解

現有詩曰

音信隔弦朔 方悟千里透 朝霜悟白日 知我為双消

第八回合合婚姻

閑言勾開且言說老王听了太亡之言展開合婚書看了一
扁說道好哩

這先生仔細推詳仔細看
 卜了看两个八字合太運
 又合自天德日德合天喜
 果然是喜神貴神坐紅燮
 老王說這段親事十分喜
 內里边奇中更好結因緣
 看此來今月今日即黃道
 正是這喜神吉星坐西南
 若到了酉時拜堂成吉利
 倘然是錯過今日成親難
 千萬的洞房須要息燈火
 還記着冠代西南休東南
 東南方恐怕有了林頭人
 又怕的好南里边有爭端
 王先生擇定吉日告辭去
 這太乙賞他良子正五錢
 他可才歡天喜地出門走
 老夫人容庭高声喚了环
 且夫人打發阴阳先生去了
 即叫春紅秋香夏涼暖冬命卜
 环这一个上西樓打日洞房
 一个上東樓伺候小姐梳粧一

个赶彩披紅一个鋪設拜毡
 天到酉時出來里請过公子四
 个了环扶出小姐双七拜了
 華堂並拜了夫人二人又交拜
 了
 一同就入洞房去了
 这才是二位新人入洞房
 滿屋里金珠輝煌配成双
 只因着一夜日子忌燈火
 就成了百年夫妻好鸞凤
 这正疑人間玉鏡傳金壁
 又相那織女良河渡牛郎
 恰比那連理枝頭棲鳥鳳
 似一双比日魚在水中央
 不亞南刘阮証入天台路
 不亞南神女錯配楚襄王
 慈雲庵公子做了一个夢
 原來是應菴云府這一場
 常言說庙里猪頭終有主
 久以的終身園园效先生
 林家的小姐他若知此事
 好不代京环淑女窈窕娘

喜幸那鸞鳳甫露雷雨夜日
看北來今日今宵且不表
陶公子清晨早把身起
此一時公子猛然拉頭看
他看見降香不是林小姐
忙問道小姐你是那一個
小姐說我是翠英云小姐
有一个兄弟今年方十歲
俺母親羅門之女須知曉
陶公子听得此言說不好
迈開步急忙下樓去
可愛的一般良宵夜黃昏
到了那明日明朝有吉甯
兩小姐穿衣也离相牙床
京环了翠英小姐女娥媿
唬的他心京失色无主張
還有那姊妹几个排几行
我母亲生我自己不成行
他市那老谷时亡念書文
我父亲現做京中御史郎
錯投了亲家必定有災殃
官家的幸而他不在門旁

慌忙上了大門逃去
綉樓內問坏云氏女娥媿
且說小姐所公子言出錯投二字方欲細問不想已下樓去
了即首了奴我尋不見就知不好走到堂樓对母亲說公子
逃走了夫人言道可是爲什麼哩小姐道也沒爲吓不知何
故今早起來看見兒便有些京慌就問兒是那个排了行
几孩兒回答道惟我自己名喚云翠英保听此言呆了一會
言道不好这亲投錯了急忙下樓去之使了杯尋他不見
約出府去了夫人聞言說道我就知件亲事有些那翹奇也
既言錯投必有另一家御史亦晶代印現这里那就他另
亲事料也无妨不怕他不回來

老夫人堂樓以上細打美
小翠英心里暗亡自流音

只見他冷七七沒七回房去 一時間悶死姝女釵裙
咱这里云府記下云小姐 大街上來丁山東姓陶人
正是這公子出門往東走 古號七吊有胆兒提自心
单然是不為偷花盆柳手 却相个少年窃于偷香人
適然間又遇一座大過門 走出了个使喚女釵裙
猛抬頭看見原是花鈴女 只見他上馬台邊存住身
花令花女一見這有客到 一轉身扭頭回頭進大門
心里言好相面善不敢認 世街上多有面同相似人
小了奴說自門外有客到 現如今他在上馬台邊存
這家人快忙請進人一个 對首那公子又來上原因
說話林府家人見了公子問道相會那边來的有何貴請公

子道這可是御史林老舍府舍文家人道正是做御史林老
爷如今不在子公子道他家千金小姐許配于山東陶御史
的公子可真么家人道他家現有宝贝石魚為証怎么不真
公子聞言即將投亲來意說与官家人人道即是陶姑爷到
來隨我客廳坐下我与你裡面傳稟說罢往常去了

正是這家人引首陶公子 一直的來到五間代客廳
客廳內坐下一位陶蓼蓀 老家人林朋后边報事情
只因爲太七有病不去報 來在了東樓振子林相公
話說家人東樓台下站住言道大叔山東莒陵縣陶公子言
前來投亲現有庭房林公子道可有人跟送林用道不會公
子又問道可有水晶王扣林用道尚不問他林公子道可東

到此千里有餘為何弄人跟逐孤身獨自似乎不真況且洛陽騙子甚多你去問他若有玉扣方見是真如或沒有便是假充由我趕出大門倘若不去拏我督帖送到堂上打他二十家人道曉得的

这才是家人迈步离楼台 急忙忙走到前边客庭来
对首那闹家公子要玉扣 此一时公子不出发了急
方知道玉扣抑在云府内 是怎么要娶宝物却忘欺
欲代要说出昨日云府事 恐怕是林家婚约有所究
代言是此身忘在山東地 相隔首于有餘里幾何寒
无奈何開言就說失吊了 你看这家人於下臉兒來
不知家人那說出什麼話 單等首下回書中說明白

現有詩曰

打杀長鳴鴉 彈去烏日鳥 原得連兵心 一年都一曉

第九回林府再公子設酒

且說家人听公子他將玉扣失吊刻下放下臉來說道相公你是來段充投亲

常言道私憑文約官憑印 誰不知定亲表記即是媒
既然是身死无宝亲休想 想公何速忙出去免禍災
說有說拉着公子出庭去 走出了大門外边只捧之
若不是公子脚下跔的換 急忙乎控倒門前上馬台
家人說不知那里白騙手 竟自敢御史府中詐亲來
不為你年紀身輕送官去 打上你二十大板甚哀哉

陶公子无奈何不前跪地 只覺有氣充胸膛羞外腮
这可是林府好進却難出 真个是云家即出又難回
那一家不是死英却並宿 这一家分明驚風又打雷
且不如回上慈云庵中去 扮做个尼姑從此把頭埋
且言陶公子披林府家人赶出門來回上慈云庵这且不來
单說花鈴來到西樓見了素貞小姐言道娘今日有一可嘆
的事兒小娘道是何緣故花鈴說方才姑外叫我出去至大
街線偶到大門見一个相公奴婢急忙退回暗處打听言是
山東陶公子投棗及至問他沒有水晶玉扣原來是个騙子
被林府趕出府去了相他乘舟而來敗興而往姑外你說可
嘆不可嘆小姐听言心思一会言道无有玉扣自是冒認但

不知生怎樣人物就敢詐亲花鈴道那人相貌到有十分他
那个面容恰南慈雲庵宝蓮一般小姐聞言說道你是把宝
蓮到觸動姑娘一件心事听我問你說來花鈴言如娘請請
小姐說你今提此尼宝蓮 觸動人姑外心中事一端
昨一日咱往庵中把香降 小宝蓮也從和我說一編
那里边句七字七別意存 想一想后面関会陶家男
他說道有緣对面不知緣 莫非是陶郎現在慈云庵
想必是他愛宝蓮生的好 就将那玉扣相贈結私緣
小道姑騙去他的无假宝 所以的赤手空拳到这边
虽然是这件事真有頭緒 官得是細心再問小宝蓮
小姐說花鈴姑娘昨日在庵中見宝蓮有水晶玉扣甚奇

通珠記 卷一
心細想他話中言詩有些意思莫非你姑爷流落在玉蓮
蓮愛好玉扣被他騙去赤手空舉到咱府來花鈴道可是作
那尼姑原是一個騙子首一見姑娘就騙了一個指鈴若是
姑爷與他有了私情不怕玉扣不到他手以姑爷章何如處
之小姐言明日去庵中將玉蓮叫到咱府姑娘細問他便
知端的花鈴答道我記住了

这才是素真小姐分付與 小花鈴答應一声記在心
安排省去喫玉蓮小道童 那知道玉蓮就是姓陶人
陶公子只因失了一件宝 却被那林府家人赶出門
无奈何又回慈云庵中去 要求那師付普明扎計壽
慈云庵行走到庵門外 李上个老僧夫敲月下門

陶公子將門敲來又敲去 從里边出來道姑名香蓮
香蓮姑他會昨夜做一夢 人与那投亲相公是姻緣
怕只怕一進城去他不轉 在禪堂思念情郎盼回還
忽听的有人前來把面迎 頭金蓮走出佛屏到山門
開門門竟見山東陶公子 展開了娥眉不里喜在心
俺这里思念相公空不遇 那陣風刮你來到慈云
慌忙就認公子單堂里坐 香蓮姑双手又把茶來珍
陶公子吃罢茶來開言問 有什么心事細細對我云
这庵中怎么留成人一个 眾師付出去可是爲何因
香蓮說有人請去把經念 若要回來还得明单辰
老師付此我禪堂來看守 大約自晚間他就有回音

我本是半路才把佛門入 所以的帶髮修行不出門
 這庵中三寶展中又清淨 自一人原來二姓有緣故
 看來其中定有天意也是我香蓮的方便

說自說禪堂摆上好美酒 有香蓮今日有戲小寶蓮
 你吊我天地不同分男女 咱本是師兄弟豈无緣
 今日美酒佳希須盡量 我道姑特給相公接風宴
 陶公子吃一杯來也回敬 不住的端詳道姑小香蓮
 好一个风流道姑代首髮 盈上的二八青春正少年
 我看他面皮好似花開放 兩腮兒又似桃花一堆紅
 可愛的英桃小口紅一点 兩邊里碎玉良升白生七
 柳葉眉好比新月灣又紅 杏子眼一片秋波小灵七

兩髮邊烏雲梳首盤龍係 楊柳腰又比出水王芙蓉
 裙下的金蓮三寸尖又小 一着地來月中嫦娥下天庭
 陶公子看把心疑悶一会 一不出的開言又來一志問
 問師付家住何處是貴姓 為何事代首髮兒來修行
 香蓮却見問一声長吐氣 說道是相公听我訴分明
 我的父姓錢名壽身亡故 小奴家独自一人无弟兄
 得年正七这一十单七歲 家住在不远就在洛陽城
 我的娘有心割斷恩情义 改嫁了旁人一年作亡灵
 那時节不肯遂自母亲走 五六歲流洛大外他手中
 我大娘他不失良心腸狠 老伯七出外貿易在南京
 將我這没娘孩子常折磨 見面如同是他眼中釘

諸日里折嗎受過千七方 諸日里少吃无穿好苦情
 受折磨挨苦處我也不惱 最不該配毒某害我殘生
 我那時間風信心害怕生 九奈何出了家來到庵中
 念弥陀誦真經念有三載 從今時積來生月白風特
 香蓮姑將原因訴說一遍 陶公子也長吹替他不平
 要知道後來事一切端的 且听下回細口在言分明
 現有詩曰

誰能思不歌 最敵几不食 口真當戶倚 惆悵自不憶

第十回陶公子化緣

且說陶公子听的香蓮告訴一 苦心心中十分不平又見他
 愁眉不展即一声劝之

說人生八个字命里管定 一若進了甜子來揔有后程
 香蓮姑似且把愁眉展故 往过事莫挂心量放寬私
 沽美酒滿堂欢曲名最好 你何不吃一杯况爾東風
 这不过為道姑寬心解悶 陶公子无別意他当有傳
 舉其杯把美酒一口吃尽 喜土心便覺得汤面花生
 也斟上一杯酒双手捧过 轉秋波又观着陶家相公
 打量这陶公子天生美貌 比自那曲牌名暗誇几声
 他說道看风流比花更俊 西江月上海棠紅白可人
 有傳自甚清奇霜天曉月 掛花水洗不出滿面娇心
 淪休態多俊雅御柳秀士 且垂肩手过夕生成貴人
 好秀才談笑時春風滿面 三字令駐云飛鶯声上林

論成數年未滿一十六歲更
 憶阮郎他正在青春少年
 論品格高冠龍璫台第一
 子建才質聖朝定謂金門
 你偶即他這般風流俊雅
 香流娘他怎銷南枝好奉
 念双娇從來是六根清淨
 去相思木魚兒也憶玉孫
 陶公子他若肯枝動連理
 我道姑結系羅丙乙同心
 香車出將公子暗夸不
 夸一句比一句見愛十分
 心有事開咲口連稱公子
 講路花那勝俺洛陽之春
 昨一日好事近投亲林府
 那佳期燭搖紅百年合婚
 賀新即水固園春夙得意
 別良灯相欢况醉在花阴
 奇罗香虞美人千巧百媚
 江成子那还意桃园故人
 陶公子你今既到小案
 一林酒滿乙斟賀你新婚

陶公子听他說新婚二字
 便將那投親事一一言真
 俺只為錯投亲失卻至宝
 被林府老家人趕出大門
 这叫做不是路天台誤到
 聾老耳如月老送我入門
 天仙子不是半伶如春梦
 云里边黃鶯兒又入上林
 說佳期生查子將趕出我
 好時光那料得明月逐人
 无奈何去又來再到眼内
 見恩師說原由好把討尋
 豈敢忘老師付恩深似海
 就是你蓮姑乙我由卦心
 姑香蓮听此言恣心欢喜
 陶相公你果是有情之人
 欣今天咱二人開腸无肚
 俺也有心事兒訴你知問
 你前日來到奄我做一夢
 乙見了掌妖事月老之人
 交希我分明是明珠一顆
 接過來卻變成紅絲一根

老人道這是你終身結果 想早見自應有用意在心
山東人來投親你放他去 他是男又不男是你夫婦
那老人囑咐罷出門去了 大明果有你相公來割
扮尼姑返了中不男不女 到后露真了相林府投親
就知道我命你姻緣前定 我夢中那些話應照十分
喜你來尋你去昭君有怨 朝思念夕夢想時刻在心
香蓮女虛度了一十七歲 父早亡母改嫁无結對門
遭磨難忘云奄修行代髮 出了家还有成家之小心
陶相公若不嫌小奴做酒 還了俗同你去过上几春
陶公子听此言沉吟一会 言道是听我講話与鈎裙
道姑亡你做夢有心于我 我景也心不是鉄打之心

咱二人你我事未曾落点 林小姐又不能与他合婚
總合婚我还要上京應試 金榜上題过名方未搬亲
成了名回家去稟告父母 亲自來迎迎出这取奩門
迎姑亡你若是无有等性 如林鳥各自飛休咲青春
有連姑聞所言口頷眼下 汤口應汤口許重正坏新
一青春一年水傳杯換盞 那里恩这里愛酒色迷人
禪堂里各發下洪誓太原 真香連假宝連奄中成亲
到晚間老尼姑念經回來 暗汤过陶公子不使知聞
香蓮姑留公子夜宿一晚 五更時將情郎送出空云
陶公子在奄門外等天色明 再学个魯智深醉打山門
且說陶公子在奄門外等到天明把門打開走至禪堂見了
在宋已

這普明訴說投親詳細求舒主意普明低頭想了一会說有
了公子如今还伴作尼姑与你一本緣簿前去林府化緣派
他后門悄悄進去若有机会將真情訴与夫人小姐他必不
肯舍你速忙換衣去哭

公子心欢喜 師付計策高 換上袍鞋襪 頂上羅帕包

他將那小匕木魚藏在秀 慌忙里裝把緣簿系在腰
打扮的亭匕当匕出奄去 我止得洛阳城里走一走
在路上心中想把云府事 好不代涉怀得意小淘匕
堪咲那御史天人无主意 竟將婚姻之事任意而交
論圯來原是俺的一自錯 且從姻緣全不差半毛分
常言說人生万事由天定 想一想却是我的造化高

要知道公子此去怎樣好 再看那下回書見分言明
現有詩回

春林花多烟 春鳥意多哀 春風復多情 吹我罗裳開
第十一回醉酒

且說公子出來化緣走到路上想道人生皆由天命這姻緣
莫非前定

在云府聾老俱是月下老 一心里來渡牛郎过天桥
昨日庵中我曾做一夢 應在云府小姐女灵的娇
犹如那洛阳犹如花如錦 恰比那泥醉東風携三喬
一路欢匕喜匕進城過去 看了看人烟鬧市多喧囂
他这里大街不走背地走 不多時走子一会又心焦

他這裡大街不待背地走 不多時走了一会又心焦
 林府的后門他又換不着 又只見家門前惡狗吠
 无奈何坐在一个石墩上 拿出个小木魚不住敲
 口中裡念着阿彌老陀佛 楊麻子眼皮只是鉢盂
 猛然間來了一个小和尚 慌忙的走近前來唸七腰
 用手兒拉住他那偏衫袖 你跟我去到寺裏走一遭
 就是那菩薩那裏不慈悲 也將得月下在此把門敲
 陶公子劈臉打他一木魚 小和尚并流淚道袍
 听的他嗷啞一聲跑的快 只恨那上无有去死毛
 這公子代哄他又方跣地 忽然的這頭來遇多嬌
 看見了多嬌原是花鈴女 不覺的這春風上眉梢

他說道娘命我奄中去之 今日里這件事見真是巧
 叫了声師付遂我府中去 拉住了公子偏衫代一条
 哄說道方才对首那和尚 他与你禱的可是什麼焦
 你若是一時上了他的当 他心里愛你清秀那一刀
 陶公子搖頭只說无碍事 這秀馱他也不曾把香燒
 他两个言七哄七進門去 陶公了開口有語問灵姣
 且說公子扮成尼姑來林府化緣可口遇見可花鈴引進后
 門公子道了环姐七你姑娘請我為甚花鈴道不曉的公子
 說你不对我言我就回去花鈴怕他回去言道我姑娘最愛
 你的詩句請你不是云詩便是作对言罢低下頭來提了裙
 子公子見他金蓮尖小可愛因只有鞋上花兒道這件花那

是你姑娘扎的是你自己扎的花鈴道是我扎的師莫非嫌
不好应公子道也不十分精工我若化完了緣与你姑娘扎
一对兒也与你扎一对出家鞋何如花鈴道只怕你在沒有
本事若有本事可是好哩但不知我摩嫁成嫁不成公子道
你这今年可多大了花鈴通于八歲公子道眼前這可有相
公应花鈴見他尖何回花蒼言沒有相公只有个女兒合套
中做了尼姑了公子道譬如你賣于人家跋校香花鈴笑道
于你有兩片好嘴玩怪乎吃遍十分八方錢粮閑言少說遂
自我進去罷

這公子遂自了环花鈴女 疑腳了穿宅过阮往前行
方入了朝夕角門七西扇 又上了西樓故梯十三層

觀見那素貞小姐門口站 爰乘人湯面代映地春風
陶公子進門並手打文信 林小姐一旁端詳礼相迎
叫了环拉过椅子讓了坐 這小姐又將花鈴問一声
緣何的今日來將這等快 花鈴說原來不會到庵中
不料想出門可巧就遇見 也幸是千里有緣面相逢
林小姐所言這話心欢喜 他又將師付連七口内称
師付你不在宝奄且靜坐 進城來不知可有何事情
陶公子一見小姐將他問 奪一声菩薩洗耳仔細听
俺師付昨夜三更得一夢 七見了东來話佛進奄中
要在洛陽城里那把人渡 特為的點化迷人舟衆僧
原來是修行佛展对佛宝 浩大的功果一時難得成

今日裡羞我林府將緣化 望菩薩結成善結清善名
 陶公子緣布遮雨林小姐 他又將小姐開言問一声
 听說是菩薩今日將我換 但不知可是言佛是講經
 这小姐一見尼姑將言問 不由的心下展轉又叮寧
 暗想道庵中必有陶公子 故意的使自宝運進城中
 大約自來眼林府作說客 所以才假托化緣巧計生
 昨一日句口開會姻緣事 那時句口上應昭陶相公
 你看佛他情有法心思巧 俺也却不是一位迷胡僧
 这小姐心內思忖多停当 叫一声師付你細听分明
 咱今日且莫把那緣分講 咱今日且莫把佛經法說
 常言說有緣千里來相會 又道是先言對面不相逢

既然是有緣何須來布化 若无緣化來化去搵甚麼
 現如今經堂若有二宝在 那怕那功果浩大不得成
 我金日使人請你先別事 只因爲有件佛宝要對明
 公子說什么佛宝小姐說佛宝就是那現世宝我昨日在庵
 中見你有个水晶玉扣場我一觀公子說道那件宝物破一
 个知心朋友騙去了小姐道知心的可是姓和尚李和尚公
 子道取夾了也是朋友師付小姐說你從何處得來那宝公
 子道是在山西買的小姐道說的还近再一会就去到山東
 去了公子到山東人那里还有这宝小姐道若是有也不來
 人家亡里募化一面叫花今編酒散麥灌醉宝連換他玉扣
 却不知保連就是陶公子公子道出家人不会吃酒小姐說

坐酌背地里只怕腥葷也動那有不拿吃酒的人莫得嫌
拿酒來

花令節滾酒 圓碟往上撥 對面方坐下 斟杯小了吓
他二人一連吃了十几杯 林小姐又命了環換大碗
陶公子此時不管好合歹 一心裡愛色更把流來貪
到了那七盞八盞還不厭 這素貞尚且斟上一湯碗
你看他恭己敬己運過去 立逼着公子一氣飲个干
陶公子只因碗酒吃下了 登時開眼皮不住往上翻
只見他倒在椅上說声醉 林小姐一陣心內好喜欢

